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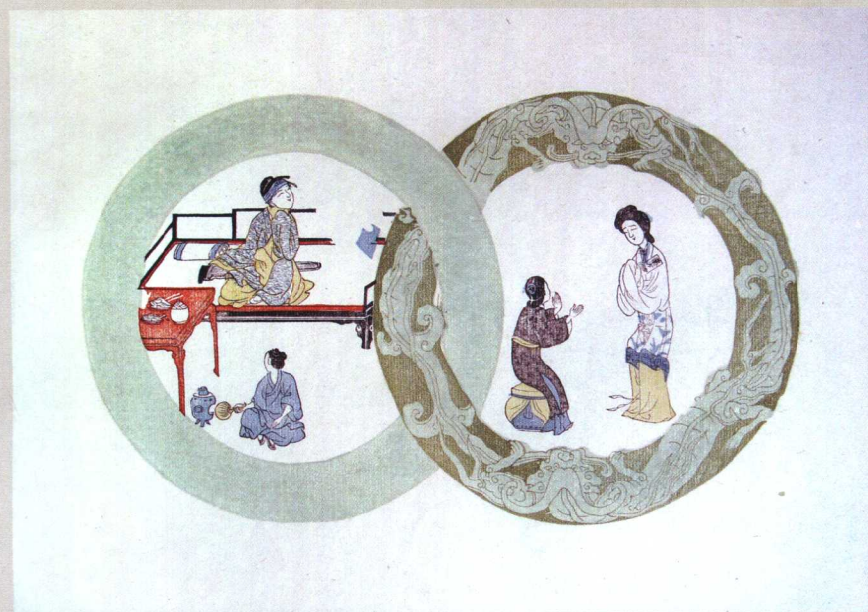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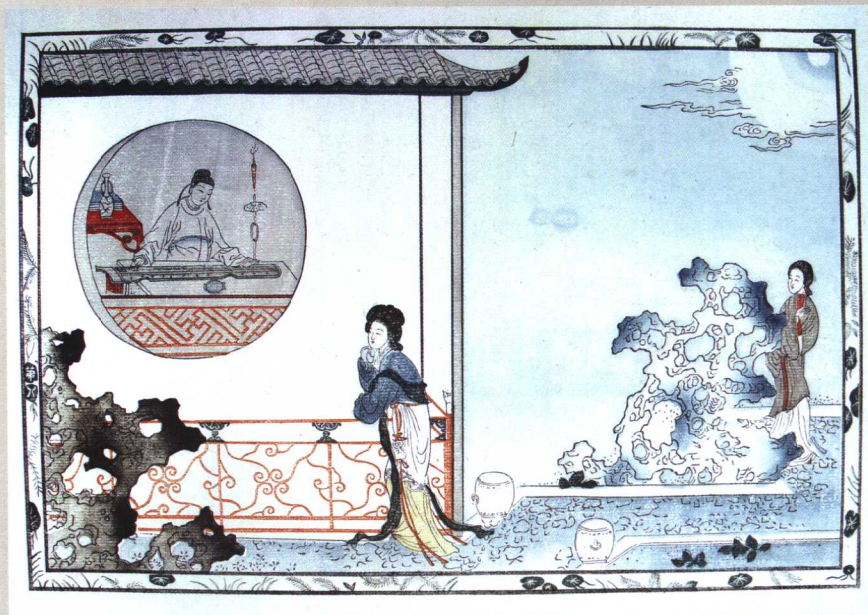
蒋星煜 著

西厢记研究与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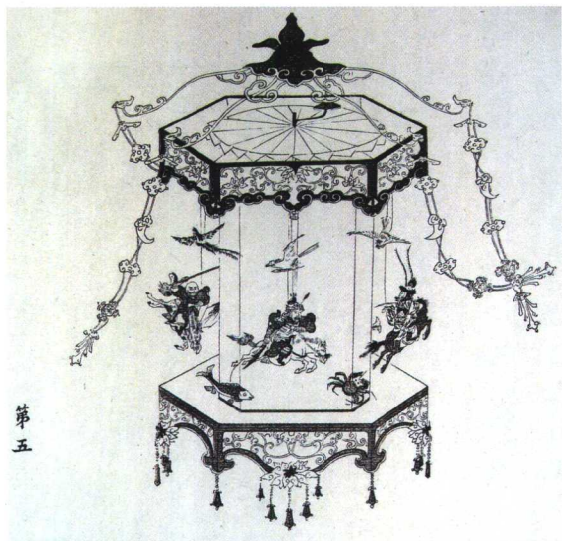
XIXIANGJI YANJIU YU XINSHANG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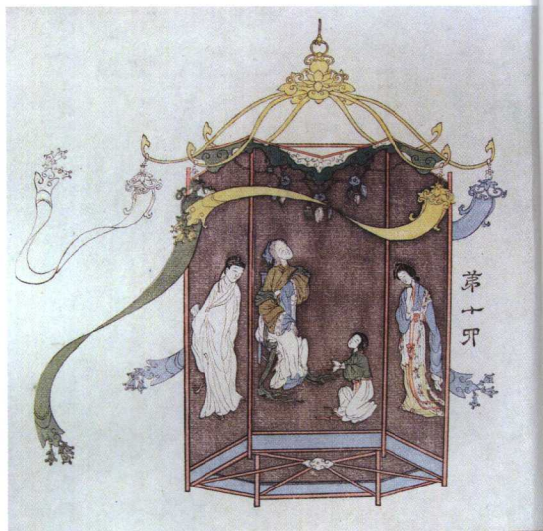


明代木刻彩印《西厢记》绘画全套21张，现藏德国科隆博物馆。此2张为其中《莺莺听琴》与《倩红问病》



第五

▲ 明代木刻彩印《西厢记》绘画全套21张，现藏德国科隆博物馆。此2张为其中《白马解围》与《堂前巧辩》



第十一



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用《西厢记》故事绘画



蒋星煜著《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王季思校注本《西厢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北方昆曲剧院演出马少波改编本
《西厢记》剧照



王叔晖绘制的《西厢记》邮票之一

七绝一首（代序） 马少波

独开蹊径叹狂痴，
致远钩深乃大师。
天道酬勤非虚语，
盈亏稼穡岁寒知。

星煜同志正之

——马少波

独开蹊径叹狂痴，
致远钩深乃大师。
天道酬勤非虚语，
盈亏稼穡岁寒知。

星煜同志正之

马少波

自序

我从建国前后开始《西厢记》的研究，倏忽之间已经历了五十五个寒暑，著作也出版了五部，另有一部是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编著的。这六部书基本上是以考证版本、异文、插图为主，主要供古典戏曲研究者参考。而现在这本书则是以对《西厢记》的艺术分析、艺术欣赏为主，主要供《西厢记》的读者与观众阅览，希望起到某些引导的作用，当然从事《西厢记》编导演的戏剧、电视、电影工作者，也可以用作参考之书。

由于《西厢记》的版本实在复杂，版本的选择也和欣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用了有限的篇幅先概括介绍《西厢记》的版本全貌，然后介绍了两种十分重要的并未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的明末版本。附带也说明了所谓“琵琶本”、“王思任评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书的核心为《关目欣赏》与《形象剖析》、《改编·演出》三部分。《关目欣赏》共包括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张生如何发现、欣赏、歌颂莺莺之美》，写《西厢记》的开场，张生如何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发现、欣赏、歌颂莺莺的面容美、体态美、动作美、风度美、神韵美，并为之倾倒，决定设法进行追求的。在古典戏曲作品之中，再无其他名著有如此成功而完美的开局。第二篇是《用误会法强化喜剧气氛》，读者和观众看到张生跳墙之前对《明月三五夜》一诗破解的自信不疑，张生跳墙之后的狼狈处境，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可以说是全剧中笑料最多的一场戏。仔细推敲下来，王实甫也是用的诸多喜剧作家惯用的误会法，不过他用得不显痕迹，若隐若现，而且莺莺始终没有明确点破或指明张生误解了她的诗作。自从《西厢记》问世以来，经过了明、清两代，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近半个世纪，迄未有人发现其奥秘。我也是在苦思冥想多年之后，才豁然开朗而有所领悟，当时怡悦之心情难以言表。第三篇是《充分显示红

娘机智敏捷的一场戏》，《堂前巧辩》在一般单出演出时都称《拷红》。主持拷问者为一家之主的老夫人，被拷问者为侍婢红娘，按字面解是如此，按形式讲，亦是如此。问题出在老夫人言而无信，又想尽可能使“家丑”不外扬，于是被红娘驳得哑口无言，只能被红娘牵着鼻子走，按红娘的意志收拾局面，这一出莺莺、张生基本上没有戏，居然成了《西厢记》中演出最多的单出，应该说属于非常特殊的例证。以上三个主要关目我尽可能谈透彻。

另一篇《西厢记对性禁区的冲击》着重谈《月下佳期》。这场戏单出演出也有，不是最多。一方面《西厢记》被封建社会恶毒攻击为“宣淫”的伤风败俗之作，主要也是因《月下佳期》中有性生活的描写；另一方面有时演出风格确实不高，成了庸俗不堪的床上戏。马少波的昆剧改编本以一阙《眉儿弯》女声伴唱交代了这一情节，不再出明场，是一种含蓄的富有诗意的处理办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想说清楚，崔莺莺和张生是初恋，他们的爱情灵肉一致，他们不是《金瓶梅》所写的潘金莲、西门庆式的荡妇、淫棍。因此，对他们的幽会有一点性生活的描写也是合情合理的。在元杂剧诸作家中，王实甫在向性禁区冲击时，也是妥善地掌握了分寸的。我们试回顾一下，七百年来，《西厢记》虽然曾遭非议，但迄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这和《金瓶梅》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说明封建统治者对《西厢记》的有限的性生活描写还是容忍的、默许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似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元代的王实甫在剧本创作时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二是作为舞台实践，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按照原本表演都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有在《关目欣赏》一组文章中对莺莺、张生的人物性格、内心世界作了较细密的剖析，对他们二人的动作、行为也都作了必要的解释，所以在《形象剖析》这一组文章中没有再列专题，只是分别论述、分析了红娘、琴童、老夫人以及普救寺的和尚们。其中红娘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琴童诸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最大，所以谈得多一些。

接下来，我要谈几件往事：

一、我的《西厢记》研究，所以能取得若干成果，和古典戏曲学

者,尤其老一辈的专家提携分不开。王季思教授研究《西厢记》比我早20年,他的《西厢五剧注》是我学《西厢记》的开蒙读物,得益匪浅。但是,后来我为了了解《西厢记》原来的面目,读遍了国内外所收藏明刊本或复制本,终于找到真面目的近似值,也就是说凡是篡改得近乎失真的本子我很快就能识破。而王季思教授所肯定的槃邁硕人的《西厢定本》正属于这一类近乎失真的本子。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文章与之商榷,事先取得了他的同意,事后他也丝毫没有改变和我融洽相处、对我十分关怀的态度,足见他胸怀宽广,具有大学者的雅量。后来我们的友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每次经过上海,我们必定要安排时间,畅谈一次《西厢记》。1986年,还携手同游正在重建中的《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点普救寺。

还有吴晓铃先生,是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大学者,精通梵文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其人秉性淡泊,极少参加社会活动。有人说他是城市中的隐士。他也是我的前辈。1980年,当他得知我到了北京时,竟亲自到招待所来探望我,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当然也颇为激动。他是《西厢记》研究领域里的权威,郑振铎的高足。《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吴晓铃是实际操作者,不言而喻,收入《丛刊》的弘治岳刻本、刘龙田本、张深之本三种《西厢记》都经过了他的审核,认为属于善本而非赝品才被编入第一辑而广泛流传的。我们关于《西厢记》的话题太多,大半天实在谈不完。约定第二天到宣武门外他家中继续谈。我认为对我是一种殊荣,老先生最爱清静,凡有来客接待者不多,吃闭门羹者颇不乏人。我有此请教的机会,当然是满载而归。

在我同辈的学者专家之中,如傅晓航先生、黄裳先生、祝肇年先生等,他们都有关于《西厢记》的著作,我们也都交流过心得体会。

二、关于这样一部古典名剧,如何学习、如何继承当然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这方面的充分展开的讨论可以说几乎没有。唯一的例外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出的改编本《西厢记》,那是1992年的事。许多权威人士对此剧赞扬备至,认为几乎完美无缺。也有一批人认为茅威涛的表演、杨小青的导演都属第一流,但“一剧之本”的剧本缺陷太多,先后在《上海戏

剧》、《戏文》(浙江)撰文批评,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在热烈讨论将近尾声之际,我才发表《“金玉其外”的越剧改编本〈西厢记〉》,指出改编本存在“空间背景模糊不清”、“人物性格颇多变形”、“精彩关目删节殆尽”的三大缺陷,是建国以来最差的一个改编本。当然,也有一两篇文章,对我进行了反批评。最后中国戏曲学会编辑出版《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把肯定和批判的两方面的文章都收录了,我觉得这种做法值得表扬。可惜后来这样规模的热烈讨论没有再掀起来过,自然也谈不上出版评论集了。

有一位先生,写文与我论争,说现在编剧首先要“适应当代观众审美情趣,这与阅读原著是不同的,与蒋先生醉心的考证工作更是不同的”。殊不知我本来也是专心探索古典名著《西厢记》与当代观众的结合点的,1953年伊兵同志指派我向黄沙导演、吕瑞英、金采风主演的越剧《西厢记》剧组讲解这部古典名剧,我力求通俗地讲解了主题与人物。后来舞台美术家苏石风在具体进行场景设计时,问我西厢的位置如何定下来?张生跳墙那堵墙如何设置?张生在普救寺的住处是否搬迁过?我毫无准备,无言对答。于是才去寻找许多版本,加以比较。发现了许多异文之后,更觉《西厢记》的版本研究欲罢而不能了。

我现在这本《〈西厢记〉研究与欣赏》尽管主要谈的是艺术问题,绝少进行考证,但恰恰是我在做了数十年考证工作之后,取得了一系列心得体会而写出来的。研究、欣赏《西厢记》的人不一定走我的老路,既漫长而又吃力。条条大路通罗马,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研究方法。但是,我认为把考证与改编演出作为对立的两件事是错误的,为考证而考证的脱离现实的学风当然也应该批判。

1984年,中国剧协做了一件大好事。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评奖。评奖的委员们以研究中国戏曲通史与京剧表演艺术的专家为主,他们对我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的学术成就究竟如何,感到难下结论。主持评奖工作的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同志十分认真负责,决定另外再请评委以外对《西厢记》版本研究有素的专家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讨论。于是,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审黄克(黄桂秋先生哲嗣)、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周续赓两位担任

了编外的评委。正是他们两位作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我这第一本研究《西厢记》的论著终于获得了莫大的荣誉。这次评奖的严肃认真,还有非凡的透明度,都是后来的戏剧评奖值得学习的。当然,这次评奖对我的《西厢记》研究也起了决定性的鼓励和促进作用。

我还要特别感谢为此书以诗代序的马少波同志。按年龄,他只比我大两岁,却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初期,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时,他是文化部第一届党组成员兼任中共戏曲改进局总支书记,并兼局办公室主任。1955年梅兰芳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兼中国京剧院院长时,他以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这些头衔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他还是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书法家、诗人,而且也是研究《西厢记》卓有成就的专家。他改编的昆剧《西厢记》是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专家如王季思、吴晓铃等和一般观众对之都十分喜爱,好评如潮。十分巧的是建国初期,我因为在戏剧工作岗位上,有机会认识了马少波同志,数十年来,他对我无论在生活上、学术研究上都关怀得无微不至。我们共同的话题很多,《西厢记》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此书中《当代剧作家与西厢记》、《北昆西厢记边缘谈》等文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赠诗对我的评价自然带了较多鼓励的成分,我将视之为努力方向而奋斗。

为我的《西厢记》研究披荆斩棘、开路搭桥的赵景深教授逝世已20年,谨以此书向他在天之灵汇报我的学习成绩。

目 录

七绝一首(代序 见插页)	马少波
自序	1

引 论

《西厢记》的形成、影响及其艺术特征	3
《西厢记》的喜剧效果	22
谁是《西厢记》的主角、第一主角	35

版 本 研 究

《西厢记》版本述略	47
凌濛初刻本及其广泛影响	58
《六幻西厢》及元杂剧《西厢记》	73
“王思任评本”疑案	84
破解“明刊琵琶本”《西厢记》之谜 ——兼谈日本学者久保得二和传田章之疏失	92

关 目 欣 赏

张生如何发现、赏鉴、歌颂莺莺之美 ——《佛殿奇逢》欣赏	101
用误会法强化喜剧气氛 ——《乘夜逾墙》欣赏	111
充分显示红娘机智敏捷的一场戏 ——《堂前巧辩》欣赏	118
《西厢记》对性禁区的冲击 ——《月下佳期》欣赏	128

形象剖析

红娘的膨化、越位、回归与变奏	139
琴童成了“忽然应用之家伙”	150
老夫人的艺术定位	157
普救寺中的众僧相	165

时空设计

会合以春,别离以秋

——《西厢记》为情景交融作出的范例	177
-------------------------	-----

王实甫的〔圣药王〕与苏东坡的《春夜》	181
--------------------------	-----

“粉墙儿高似青天”

——《西厢记》对舞台空间的构思	185
-----------------------	-----

改编·演出

李日华《南西厢记》与陆采《南西厢记》	193
--------------------------	-----

化神奇为腐朽的《西厢定本》	199
---------------------	-----

当代剧作家与《西厢记》	208
-------------------	-----

北昆《西厢记》边缘谈	215
------------------	-----

台湾莺莺与上海红娘	225
-----------------	-----

杨振雄的评弹《西厢记》	230
-------------------	-----

“金玉其外”的越剧改编本《西厢记》	235
-------------------------	-----

绘画鉴赏

明刊《西厢记》插图之体制与方式	247
-----------------------	-----

陈洪绶的《西厢记》绘图	253
-------------------	-----

程十髮俊笔画《西厢》	266
------------------	-----

王叔晖画《西厢记》邮票	276
-------------------	-----

青花瓷器与《西厢记》故事	280
--------------------	-----



评注·翻译

明代程巨源的《西厢记》论	
——《崔氏春秋序》简析	285
清初用八股文诠释《西厢记》	
——关于《醉心篇》的几个问题	290
剖析苏雪林之《西厢记》评论	298
戴不凡论《西厢记》	310
“一人主唱”与摹索问题	315
张人和《集评校注〈西厢记〉》之疏忽	321
英译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328

文苑影响

《西厢记》对《金瓶梅》的影响	339
《西厢记》在《金瓶梅》中之反映	349
《西厢记》与《临川四梦》	362
《妆台窥简》与《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373
《西厢记》——大观园中的一面镜子	377

历史留痕

《西厢记》文献与《西厢记》研究、欣赏	385
清代“查禁”《西厢记》之真相	395
“西学”在摇篮中叫嚷	
——参加《西厢记》学术讨论会追记	398

附录

致远钩深乃大师	
——蒋星煜学术研究60周年座谈会侧记(任德峰)	405
五十年《西厢记》研究(周锡山)	407
蒋星煜《西厢记》专著目录	411
后记	412



引 论



《西厢记》的形成、影响及其艺术特征

《西厢记》的原始素材是元稹的《会真记》，也称《莺莺传》。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唐代中叶著名的诗人，和白居易友好，诗歌的成就也和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

他的《田家词》、《织妇词》描写了当时农民受封建统治的掠夺和剥削的悲惨情况，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暴露了唐玄宗的荒淫无耻，都是思想性较强的作品。

在政治上，他任校书郎、左拾遗、监察御史等官职时，都曾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和权贵宦官们作过尖锐的斗争，在受到一系列的打击之后，他一变而和权贵宦官们相勾结，一直爬到宰相的职位。

《会真记》是元稹所写的一篇传奇小说，故事大意如下：张生寓蒲州普救寺，崔门孀妇郑氏携女莺莺、子欢郎亦寓于此，军人掳掠蒲州，张生请蒲关守将保护，崔家乃得保全。郑氏命莺莺拜谢张生，并以兄妹相称。张生惊于莺莺之艳丽，请莺莺婢女红娘从中撮合，二人以诗相互酬答，感情日深，初则幽会，继则在西厢同住凡一月之久。后来张生赴京，莺莺感到自己“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十分懊恼当初的行动，而张生对莺莺表示了决绝。最后以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作结。《会真记》的篇名应该如何去理解呢，“真”是神仙的意思，在唐人传奇小说中，“会真”一般是指遇到妓女、道姑或其他美貌的女性。

在《会真记》中，崔家并非是相国门第，因此，在张、崔两人的婚姻问题上并不发生门第高低悬殊的矛盾，老夫人没有在里面起什么